

梦里稻花香

回忆录

顺德图书馆惠存

胡应东 2015.2.5.

胡应东著

2015年2月

目 录

前言	第 2 页
引子	第 3 页
一、从打猪针到种田	第 4 页
打猪针·省农训班	第 4 页
南围农事	第 5 页
初识大沙田	第 7 页
云路点灯测螟	第 9 页
再进五沙	第 10 页
二、流槎围十年耕耘	第 12 页
大跃进狂想曲	第 12 页
熬过饥饿	第 13 页
补播救灾·紫云英·千斤田·育种	第 14 页
三、文化大革命岁月	第 16 页
受到批判	第 16 页
五七干校	第 17 页
斗批改工作队	第 18 页
四、伦敦廿二年科学种田	第 21 页
农科站劳动	第 21 页
驻霞石搞良种示范	第 21 页
海南返春育种	第 22 页
科字 6 号	第 25 页
杂交稻制繁种和推广	第 26 页
化学杀雄育种和推广	第 27 页
统一浸种催芽服务	第 28 页
五、学习·晋升·闻达	第 30 页
六、鸟倦知返	第 31 页
后记	第 32 页
附录：有关资料照片	第 33 页

前 言

我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为耕田种稻服务，在农村干 42 年。

我亲近自然，以体弱之躯栉风沐雨，学会趋利避害；接近农民，勤劳纯朴感染了我，懂得务实；一路走来艰难中见真情，坎坷曲折后有快乐；我做过一些实事、好事；也做过错事、违心的事、不合时宜的事。人生在世，孰能无过！

为了未可忘却的纪念，撰写本回忆录，倘若后人从我的历练中悟到一些事理，则幸甚！

胡应东谨识

2015 年 2 月

引 子

1951年我在容奇建中初中毕业，家庭经济困难未能继续供我读书，那时我15岁，未敢报大年龄去搵工做，在家里赋闲半年。容里杨建威同学和我一样在家待着，我们时常互访，我带着一把遮阳伞，顶着烈日，从外村步行过宝带桥绕文塔容山书院，再往上佳市杨建威的住所，探听消息，无聊地消磨时光。当时同班的毕业生，有的升学，有的参军，有的去银行，有的去顺德糖厂，只有我们这样落寞，感到非常苦恼和无助。

到了10月份，容奇镇政府送我们到县农训班学习，我十分欣喜，带着一个旧藤椅，穿一件旧波恤到大良北门一间祠堂受训，大约有100多位学员，多数是农村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学习的主课是政治，如时事形势、革命人生观、劳动创造人，当然还有诉苦会，有时晚上列队去大良电影院看白毛女等电影。

我年纪小，一切都好奇，到了大良之后看看周围的花草树木有无和外村的相同，当然是相同的。我不知什么时候左腋窝长一个疮，后来化脓，在一个晴日中午往郊外河边脱掉衣服把脓疮头挤压出来，慢慢便痊愈了。

农训班一个月的学业结束了，我们几个年青的学员被录取到县建设科工作，当时建设科管理农业、林业、水利、农贷、城镇建设、邮政等，后来随着时势需要，更名为农建科、农业科、农业局、农林局、农发局等。我一直被派驻农村，不仅得到锻炼，还使我远离机关的政治运动和人事纠葛是是非非，下乡也是一件幸事。

一、从打猪针到种田

打猪针·省农训班

1951 年底，顺德爆发猪丹毒疫病，有 10 万头猪染病，这些病猪的皮肤出现一圈圈红黑圆斑，是由猪丹毒杆菌侵染的急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县政府十分重视，由建设科组织家畜保育队去扑灭这个疫病，我参加做这项工作。由麦发馨领队，欧阳亮当队长，胡炳洪当副队长，省兽医专家林伯钧、珠江区陈焕等亲临指导。为病猪注射盘尼西林（青霉素）油剂或粉剂 5 万—10 万单位，连续注射 3 天便可控制，猪丹毒病灶结痂，慢慢脱落痊愈。开始时打猪针非常困难，要几个健壮农民捉住猪，按着头部和手脚打针，后来我们用床板把病猪挤至猪栏角落，猪不能动弹便能很安然地打针。那时主要疫区是九区（均安）和二区（伦教），我们驻在那里的农户家中，不管白天黑夜去打猪针，还巡回到各区去，同时也带出一些土兽医帮忙，用三个月时间扑灭猪丹毒疫病。

1952 年珠江区在中山石岐举办兽医学习班，我参加这个学习班。

1952 年下半年进行牛瘟病预防注射，自制兔化牛瘟疫苗，用牛瘟病毒接种至白兔，感染牛瘟病毒产生抗体时，抽出白兔的血和取出肝脏，用乳钵磨研制成兔化牛瘟疫苗，当天制疫苗，当天使用。分期分批将顺德 1200 多头耕牛注射预防针。我年纪小，人矮细，打牛针时战战兢兢，牛主人把牛头牵起，我在牛颈皮下注射，有一些牛很狂躁，不时用牛角掀人，有些牛狂奔难驯，我虽然害怕，还是完成任务。1952 年冬进行预防鸡新城疫，我在十区马岗乡第一次上台向村民宣传，面对许多村民，虽然心惊胆跳，也得讲话，以后开大会讲话就不怕了。

我做了一年多的兽医，觉得自己难以驾驭，辛苦又脏，我对兽医有点厌倦。1953 年疫情告一段落时，家畜保育队改为农业技术推广队，需要搞农艺的人，我逐渐学习农业技术知识，转搞粮产（水稻），夏收时到

四区绀村搞水稻选种，这是我做粮产工作的开始。

1953年下半年选送我参加省农业厅举办的第12期农训班，地点在广州河南纺织路原大元帅府，学习选种、昆虫、病害、农药、土壤肥料、水稻栽培等专业课，学习时间半年，毕业后参加米丘林遗传学传习班一个月，自此我对育种产生兴趣。

1954年春完成学业返回顺德农建科，派往二区（伦教）霞石乡搞水稻生产。

南围农事

派往霞石乡的还有一起参加工作的杨建威，杨个子高，人精瘦聪明，他仍然做兽医，杨驻在一村，我驻在南围边的三村，该村有30多户人家，我在陈添家搭食，住在棠公家。日间到南围劳动，帮助农民做合式秧田，疏播育秧，插秧割禾等。过去我未干过农活，边做边学，逐渐学会，后来成为播种插秧好手，可以说南围是我学习耕田的首发地。

南围是一个美丽的田园，600亩平整农田，堤围涌边种植水松，堤坡栽桑，农田分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8个字号，每一号田有一排灌小河，由穿过堤围的一个暗窰与大涌连通，利用潮汐排灌，暗窰在围内设窰利，潮水涨时自动灌水入田，潮退时窰利自动关闭蓄水，暗窰外面设一窰闸孔，在需要长期蓄水时放下闸板，糊上泥巴，便可蓄水不漏，虽然土设备却很管用。围内设围馆，有数亩的灰沙地堂晒谷，有一砖屋供临时贮谷。南围边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农何佑伯，很风趣健谈，农业知识丰富，还有一位管窰水的满林公，我经常向他们讨教，从学习农谚入手懂得农时，如“正姜二芋三薯四葛”，即正月种姜二月种芋三月种薯四月种葛；懂得天气与农业的关系，如“清明明，桑树挂银瓶，清明暗，西水不离壩”；懂得潮汐涨退规律，“初三十八，高低尽刮”等等。后来我不断搜集农谚，去粗取精，进行验证，收录于我参加修编的顺德县志，作为地方农业遗产传给后世。

南围这么好的农田，耕作却很粗放，是挣稿耕作制，双季间作，俗

称“大行”，产量很低，“早四晚六，心满意足”，即早造4箩谷（每箩谷50斤），晚造6箩谷，全年亩产500斤便是好收成。

这种耕作方法在清明左右插早稻，行距2尺，株距8寸，5月1日左右在早稻行中间插上晚稻。土改后解放生产力，这种耕作制显然是不适应的，此时推行双季连作，称“翻耕”，收割早稻后翻耕犁耙再插晚造，亩产可提高200—300斤。

当时改制的最大障碍是螟虫为害，三化螟、二化螟、大螟俗称“白翼仔”，产卵于禾叶孵化成幼虫造成枯心苗和白穗。当6月下旬第三代三化螟盛发时，很多螟蛾在田里在基围飞，牠的天敌蜻蜓和燕子扑食这些螟蛾，甚为有趣。我们采用点灯诱杀螟蛾、施“666”粉、春季浸禾头等综合措施，有效地遏制螟害，我们用以上措施为今后三年内完成改制打下基础。

三村有间青砖大屋，楼上铺花阶砖，门窗彩玻璃，是有点洋气派的地主屋，土改时地主吊死在这间屋，人称“鬼屋”，无人敢住。我原住在农家，多有不便。我不信鬼邪搬进这间屋二楼的一个小房居住，不久，村民也跟着入住了。晚上寂寞得很，点着煤油灯蹲在床边看书，中国青年杂志连载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下乡的生活是艰苦乏味的，还有些不习惯。大约一个月要回大良向科会报和听布置工作，日子一到便约杨建威一道返大良，走过霞石西头一段凹凸不平的碎石板路，取道熹涌大东桥，由中渡过桂畔海，经鱼塘基和云路乡村小道抵县城，大约要走两个小时。上午开完会后两人一起到海傍路海记饭店食饭，叫一碟菜远牛肉，一碟滑旦鲜虾，一碟野鸡卷，每人两碗饭，才花销8角钱，这是我毕生难忘的美食享受。

除了搞生产之外，还参加驻村工作队的其他工作，办初级社试点，在区干部龙仁杰、周文娟带领下挨家挨户去发动农民入社，最难磨的中农南公怎么也不肯参加，最后我们放弃了他，组成陈添、陈光、老友、林仔、焕娣、戈全、乌眼纯等13户贫农组成的初级社。又参加粮食统销工作，每人每月大米30斤，但不可以公开这个底，我逐户去登记，做了一个月没法完成任务。当最困难的时候，区委书记吴英想出一个办法，召开村民大会，一户户过关，不过关的请进学校教室坐着慢慢想，农民

害怕了，眼看过关的农户是 30 斤大米一个月，他们便晓得要照着这样报，一个晚上便完成任务。30 斤大米的统销额是包含老人、小孩、大人的平均数，勉强还是够食，国家进入计划经济时期只能如此。

当时农建科派胡炳洪驻四区仙涌，黄春荣驻一区五沙，我驻二区霞石，感到人力太分散，1954 年下半年我们集中驻五沙。

初识大沙田

沙田并不是指有沙的田，而是由珠江夹带泥沙于珠江口江海交汇处沉积而成的沙洲，经过人工围垦成为农田。成田较早已筑基围垦殖的称围田；成田较迟，基围单薄常受水涝，全靠潮汐灌溉的称沙田；成田较早已经人工开发造成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称经济作物地区，顺德耕地涵盖这三种类型。解放初期顺德稻田 14 万亩，其中一区五沙、逢沙、范沙、云路、十二亩，二区三大洲、乌洲、鸡洲、霞石，三区勒竹、三桂、广教、林头，十区华口、容边、海尾等地属沙田地区，农田平整连片，基围遍植荔枝，农民住茅寮，由四乡漂泊而来定居，是无地贫苦农民，旧社会称“耕仔”，向地主、富农租地耕种或做雇工为生。土改后农民分得田地，对共产党感恩戴德，民风朴素，生产却非常落后，故沙田地区是我县水稻生产重点地区。

一区五沙乡有 12000 多亩农田，其中稻田 9898 亩，其余种植香蕉、果蔗等，有五个自然村，其中一、二、三、四村是本土农民，五村又称沙坑村，解放初在南海沙坑村建军用机场时拆迁移居五沙，由政府提供的新建简易砖房居住，他们精于种菜种稻，带来精细的耕作技术。

我们驻在乡政府所在地一村，住在乡政府旁的一间炮楼，炮楼顶盖上禾草是为凉棚，铺木板作睡床，夏晚从田野吹来一阵阵凉风驱散蚊虫，沾天地之清爽，睡得安憩，冬天迁落炮楼内睡地板。我在乡府旁边一家农户二叔搭食，二叔二婶约 50 岁，女儿已出嫁，两口子无忧衣食，茅舍很宽敞干净，一厅一房，坭地面，很干爽，厨房是小茅棚，设一大灶炉，上放大铁镬，用来煮饭和炒菜，烧禾秆或蔗壳，另有一小灶炉，上有瓦

煲，用来煮食物。用餐在厨房内，一只横桶承起一木盘作餐桌，人坐在小木凳，米饭是香滑的，菜和鱼虾是新鲜可口的，还有咸虾酱、大头菜，用鱼水作酱油。饭后没有汤，也没有茶水，饮的是饭焦水。每一户农民的厨房都有一个大水缸，潮水涨时把涌水提进缸里沉淀泥沙后作食水。当食完饭剩下饭焦时，往炉灶烧一把火，把铁镬烧热，然后将一瓢水放进镬内，顿时水沸气蒸成香滑的饭焦水。二叔是位老耕哥，和蔼善良，很健谈，教授我许多农业知识，也嘱咐我晚上外出注意安全，二婶较肥胖，做家头细务，我们相处如一家人，村里人戏称我是二叔婶的契仔。

1954 年中秋节在五沙度过，我们这些异乡人难有回家团聚过节，却在五沙找到节日的温暖，二叔的邻居茂洪种了一些香蕉，茂婶收斩下来用香火烟熏焗成梅花点，我们在她家过节，尝食香滑无比的香蕉。

晚稻预计有好收成，五沙乡热闹起来，组织一项篮球公开赛，中山、番禺和本地共 20 多支球队参赛，地点在一村学校操场，附近有一些临时食肆，我是第一次在这里尝食禾花雀，香滑酥脆可口。正当篮球赛休息的时候，忽然一村村民和沙坑村民因小事争拗打斗，我出于工作队员的责任，和五沙乡一位沙坑藉副乡长一道到沙坑村进行调解，入村已是晚上 7 点钟左右，当我去到沙坑村大地堂时，受到二、三百村民的围堵质问，秩序相当混乱。解放初期战备需要修建沙坑军用机场时，村民不愿意搬迁，集体到广州上访，据说强制村民至五沙，村民咽不下这口气，提出许多诉求，上半年曾包围乡政府，后由县公安局派军警驱散人群，这一回重演半年前那一幕。村民虽然鼓躁激动，大声质问，却无人身攻击。我刚 18 岁，显得出奇的沉着，答应将他们的诉求向上反映，环顾左右，那位沙坑副乡长不知所踪。正在胶着僵持之际，涌对面灵山糖厂突发大火，火势燎天，大有蔓延过涌向沙坑之际，村民被突发的大火惊呆了，纷纷散去回家防火，围堵我的一群人一旦松开，我便以百米跑的速度跑回一村，好险啊！

晚稻收割后，县里下任务冬种小麦。沙田区是重粘土，湿时一团糟，干时一把刀，整地是个难题。二叔的女婿福成住在第 4 涌，这是远隔一村的居民点，我晚上独自一人摸黑经过蕉林、蔗林和田基小道去访福成，青年人点子多，容易接受新事物，我便在那里摸索出执坭起垄晒冬，垄

底开坑种小麦的办法，这个办法既不影响晒冬，又利用垄底碎泥，花较少人工去整地种麦，很快在五沙种 100 多亩，县、区在五沙召开现场会议推广。春收小麦的时候，亩产 80—100 斤。我和第四涌的村民谈得来，晚上常去和村民倾偈，为安全计夜间带电筒而不亮电筒，在旷野里，天际有微弱反光，可勉强看到路，而手电筒是备用的。

五沙乡是县里搞初级社的一个试点，区委副书记王景春、组织委员赵煊驻在五沙，冬季晚上常在学校礼堂召开村民大会，不少年长的村民穿着大衣，头戴毡帽还瑟瑟着，而我只穿一件衬衫未觉寒冷，我年青气盛也。王景春是南下大军，他是河北人，讲的普通话较标准，我能听得懂，而村民听不懂，我便当起王的翻译。后来组成以李木胜为社长的初级合作社。还有一件工作是推行使用布票，晚间我和乡干部一起去较偏远的四村向村民宣讲，这里民风淳朴，村民很快接受了。

后来我拜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著名诗人关振东的“大沙田抒情”：“绿海连着碧海，稻浪扑打蓝天，大沙田啊你有多大，望不到岸，望不到边、……”使我对大沙田的认识得到共鸣和升华。

云路点灯测螟

云路是大良城郊的一个乡，分为东南西北街，村民沿云路涌边居住，房舍是挨得很紧破旧的茅寮，街道只有 2 米阔。该乡毗邻县城，又是大乡，是县委、区委搞初级农业社的试点。县合作部长吴英、副部长周文、县团委书记江宗汉、县妇联主任刘芳草、一区副区长欧阳洪、区委梁尧敏驻在该乡。

1955 年春农建科为了服务中心工作，将技术推广队划分为沙田工作组和围田工作组，我作为沙田工作组负责人带领刚参加工作的农校毕业生王兆鸿、孙俊明跟着县委到云路蹲点。

云路南街过去有条毕直平正的石板路，两边栽满水松，是大良和四乡人士去瞻谒青云塔的大道，称云路，故此地称云路乡。岁月沧桑，这些水松、石板路不见了，只有留下水松头和破烂的石桥墩见证过去。云

路乡北边有一条青澈的宽约 200 米的大河，本地人习惯称大河为海，此河称桂畔海，是一区和二区的界河，也是农田灌溉主河道，向东可通板沙尾德胜河，向西可通黄连、勒流至西江，在云路附近有一小涌通桂畔海称石湖涌，过去文人雅士吟唱当地风物有“云路雨遮云路塔，石湖浪打石湖涌”佳句。

云路乡是以禾田为主，兼有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的多种作物地区，禾田 3000 多亩，大多数是吊耕田，分布零散，如在二区的年丰围、二少围，在逢沙的罗耕围等，我们住在乡里一座楼房的二楼，在东街铨伯家搭食，铨伯是一位单身老农，待人和善热情。云路因靠近县城，大多数农民见过世面，有些人牙尖咀利，驳咀驳舌，我总讲不过他们，在这里开展工作有点吃力。1955 年春季大旱，缺水开耕，我和农民在二少围用手车车水上田，我这瘦弱身子怎跟得上农民车水，而水车不发力，水便倒流，我拚尽全力，其辛苦难以形容。

我们的主要工作在晚上点灯测螟，在田间支起一盏煤油气灯，下放一个装满水的水盆，在水里加少许煤油，螟蛾扑火光时跌落水盆窒息致死，次日上午清点诱螟蛾数，知道三化螟的盛发期，往后推 7 天是螟卵盛孵期，是打药消灭三化螟幼虫的最佳时段，我们将这些资料上报和向农民发布，指导他们去消灭害虫。为了方便晚间到田里点灯，我们购一只新木艇，学习划双桨，每天晚饭后划艇至二区年丰围点灯，晚上 9 点许返回，日复一日如此。

我们还参加乡里建初级社的工作，建成陈佬为社长的云路一社，当时县里有 10 个初级社，其中 3 个（霞石一社、五沙一社、云路一社）是我参加创办的，合作化的是非功过历史会有定论，我为此出过力是难忘的。

在云路乡工作的日子里，感到很平凡，很单调，也很辛苦，我们在云路乡工作一年半后，1956 年下半年搬到五沙乡。

再进五沙

我们划着小艇，带着工具和行李，出云路涌，经桂畔海去板尾沙，入榄核向五沙第3涌划去，经过3个多小时水路抵达五沙一村，我们住进五沙一社社址二楼，可供我们3人住下，安放两张办公桌。我们的工作点是点灯诱螟，推行小株密植，将过去8寸×8寸、7寸×7寸的株行距改为6寸×6寸，为了说服农民，要做不同插植规格对比，农民讲求实际，当看到小株密植比疏植增产时，小株密植便不推而广了。同时和供销社合作搞肥料试验，将试验田筑小田基圈成一个个小区，由他们提供各种肥料如过磷酸钙、海鸟粪、磷矿石等不同肥料对比，自己动手整地、插秧、记录、收获，当试验田收获验收核产之后进行分析，写试验报告上报，以试验结果作出判断，可否使用这些肥料。

那时候五沙乡以村为单位成立5个高级社，暴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告一段落，我们获得少有的休闲。参加工作不久的王兆鸿、孙俊明觉得干农业工作很乏味，想再去读书，1957年夏天他们辞职升学去了。

我也受这种氛围的影响，觉得自己知识浅薄，也想去读书，我想参加华农的函授大学，于是勤奋学习高中课程，经组织批准去广州投考，没有录取。于是我的兴趣转向文学，由于我对古文有兴趣，经常到大岗书店购买中华活页文选，多数是史记的单行本，有白话翻译，也读李、杜、三曹诗选，普希金诗集，我读书涉猎范围较广，不求甚解，是兴趣而已，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夜读，打发寂寞的时光。

下乡工作虽然很自由，我亦不敢懈怠，1957年冬祖母80大寿时，在傍晚4时才骑单车经第一联围返桂州外村为老祖母祝寿，抵家时已是掌灯时分了。

每个月要返回科会报工作，晨早从一村步行至三村板沙尾渡口，过海沿第一联围至桂畔海水闸，经苏岗、旧寨、金桔咀、十二亩抵达大良，步行4个多小时。下午开会，次日上午返外村老家，母亲为我做热饭好菜，饱餐一顿，感到游子久别回家的温暖，中午到容奇码头乘红星轮去大岗，途经五沙沙坑村由街艇接驳上岸，下午4时许回到五沙。大良和五沙同属一区，直线距离不足15公里，由于道路不畅，交通不便，咫尺之隔，感觉是如此遥远。

二、流槎围十年耕耘 大跃进狂想曲

1957 年冬佛山地委在新会会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我作为资料员参加。地委副书记杨德元号召学习新会大干苦干精神，提出“三千八变”的奋斗目标，要实现水稻亩产千斤，万亩稻田变粮仓，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1958 年春县委在一区新滘乡流槎围搞水稻丰产围，我被调往当技术员，还有甘蔗、蚕桑、水产、畜牧方面的技术人员，该乡作物种类多样，代表顺德的农业生态，是县委抓生产的重点乡。

流槎围在新滘乡北面，南临桂畔海，西邻广珠公路，该围稻田 600 亩，其中新滘占 300 亩，新滘的禾田还有大成围、马头岗等地共 500 亩，当年早造我推广浅塘育秧，稻田入塘泥，选用 4233 良种，小株密植等措施，使新滘乡早稻亩产突破 600 斤，获得丰收，1958 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是健康发展的。

1958 年下半年，高唱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高调，推广高度密植 3 寸×1 寸—5 寸×2 寸，时任顺德县委办公室主任凌伯棠是位插秧能手，他在流槎围亲自下田插秧，一天能插 3 分地，为我们作出示范，我们照此推广。当时新滘乡党支部书记由公社副书记罗绍明兼任，他中等瘦削身材却精力过人，蛮干蛮冲，当水稻因施过量化肥禾叶疯长时，他指挥农民割禾尾通风透脚，然后再施化肥，我实在看不下去，径直找县委张穷民书记投诉，张是庄稼人，他亲自骑单车到流槎围制止这荒唐行为。可以想象，1958 年晚造是失收的。

1958 年 9 月初，县委张穷民书记和刚升任副书记凌伯棠一起到流槎围讨论搞水稻高产卫星田。当年早造湖北孝感搞 10 万斤水稻高产卫星田是用成熟的稻子砌起来的，张书记不同意搞这样的高产田，凌坚持要搞，

后来张见大势如此只得跟风，嘱咐我到三水参观搞立体式高产卫星田，他们将稻田垒成上尖两边皆斜的长条田，在斜坡上栽种水稻，解决密植后水稻透光的问题。我回到流槎围之后依样去做，并且把禾山做得更大，把正在孕穗的河边单造禾连坭刨起运到禾山上去砌禾，形成一个水稻山，禾山顶筑一平渠用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水淋灌，这些孕穗的禾正处生理敏感期，经过这样的折腾，造成花粉不育或部份不育，抽穗后形成半白穗或白穗，亩产只有 200 斤，这是劳民伤财的阴功事，我很后悔，很沮丧，也很害怕，但我没有隐瞒实情，写了一份报告给张穷民，张没有责备我，反而安慰我要经得起失败，他说做什么事都要付出代价，打仗冲锋在前死在战场是付出代价，搞水稻高产卫星田失败也是一样付出代价。

1958 年冬推广深耕，没有机械怎么办，先把犁冬晒白的坭堆砌成一条垄，然后犁第二层坭，用 4 个人推着绞关拖犁，日夜开工苦战，1959 年开春时风化的坭溶化成泥，耕土深可达膝，其实水稻是浅根作物，并不需要这样深耕土，也是盲干的。

1959 年张穷民吩咐我为他搞 10 亩水稻试验田，其中 1 亩高产试验田，其余插不同规格的株行距，不仅要搞密植，也要搞疏植 7 寸×7 寸、6 寸×6 寸、8 寸×8 寸不同规格对照，拿出实际数据来证明究竟那种规格好，张穷民农民出身，知道高度密植行不通，难得在大跃进狂热中有一点清醒。

熬过饥饿

1959 年初华农佛山分院毕业班来实习，在新滘流槎围为他们搭建一座茅棚居住，我和这班学生同食同住，该班派龚有培、黄俊明等 4 位同学跟我搞试验田，他们刻苦耐劳，做事认真，毕业时我们写了一本试验总结。班约请我讲课，我文化差，没有理论基础，我为他们讲些乡土教材，编写和讲授“农谚及其在农业生产的应用”，很有新意，是书本学不到的农业知识，受到他们的好评。

大跃进的苦果尝到了，粮食不够吃，张穷民写了一张批条让粮食局拨一批黄豆给学生，用黄豆混着大米煮杂粮饭，我因此沾了光在短期内

不致挨饿。1959年下半年学生实习完成返回学校，我到新濠二队公共食堂搭食，每餐只有3两米的炖饭，饥肠辘辘，夜间到甘蔗地里斩一些蔗来充饥，那时食大锅饭，甘蔗无人管。

1960年国家经济调整期，流槎围的县委丰产围的木牌坊拆了，我仍然留守流槎围搞水稻生产，那时每个公社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是县农林局的下派单位，我被县组织部任命为大良农技站代理副站长，站员有钟德根、伍沛宁、钱兆佳、卢兴强、李活民，还有县病虫测报站林福亨、池爱源，糖办赵善宏等人在一起。我们将流槎围的伙房修整一下，做成坭地的办公室约50平方米，可安放3张办公桌，安装电灯电话，有一部收音机，用甘蔗纤维板间隔4间住房，改变过去下乡食住无定所的状况，我们在门前的空地开荒种瓜菜，在河氹边种胶笋，有时去打鱼，用碎砖糊泥巴砌成简单炉灶，自己开伙，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渡过1960—1962年艰难岁月。

补播救灾·紫云英·千斤田·育种

1961年补播矮脚南特救灾，1964年冬种紫云英，1965年早造珍珠矮千斤高产田，六十年代育成和推广矮南澄、矮塘竹，这是流槎围农耕生涯中的快意事。

1961年4月下旬连降暴雨，3天降雨400多毫米，当时无排涝设备，大良公社2万亩禾苗浸死，我根据早稻种感温的特点，参阅南特16号周年播种材料，即时向公社提出补播矮脚南特，采用育趸仔秧快速育秧方法，公社接受我的建议，我在新濠召开补播育秧现场会议，把塘泥岸上地堂做成2厘米厚的秧田，每亩播种量1000斤，经过7天，秧苗高5—6厘米时，铲秧移植大田。5月1—3日播种，7—10日插秧，插下16000多亩，8月5日左右收获，亩产达到400多斤，不仅挽回一造损失，又不影响晚造生产，我为自己的胆识和果断措施获得成功而骄傲！

1964年冬推广种植紫云英绿肥，紫云英是豆科作物，可吸收空中氮肥和提供大量有机质，改良土壤。县委以流槎围为示范点，并派驻两位

浙江鄞县老农指导。我一边学一边做，首先要过播种关，每亩用种量 2 斤，用细砂混种子搞拌磨去种子表层蜡质，浸足水，然后拌干草木灰分厢定量稻底撒播，晚稻收割后移苗补齐，开排水沟，每亩施过磷酸钙 100 斤，到翌年 3 月初紫云英度过寒冷之后，迅速伸长开花，满田皆绿，紫云英花开象朵朵紫云，亩产绿肥 4000 多斤，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平日不苟言笑的县委代书记卓斌和刘俊杰书记前来视察时，他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有了这些绿肥作基肥，当年水稻获得丰收。

1963 年春公社建立农科站，实行技术推广站和农科站两站合一，由公社团委书记谭松任站长，我和李金有任副站长，租金榜村 20 亩禾田，派吴耀光、梁富添做我的助手搞高产试验，他们是勤力做事精力充沛的青年人。1965 年早造的珍珠矮高产田 1.2 亩实割亩产 1035 斤，是当时的高产记录。

培育矮秆水稻品种是水稻抗倒伏实现高产一项重要课题，1956 年潮汕农民方群英育成矮脚南特，六十年代初省农科院水稻所育成珍珠矮鼓舞着我，我用早稻矮脚南特×晚稻澄秋 5 号育成早稻矮种矮南澄，比珍珠矮增产 7%，1968—1971 年每年在大良公社种植 1 万亩，各地亦有引种，曾在 1972 年省种子展览会展出。在晚稻中秆品种塘竹 7 号选出单株，育成矮塘竹 1 号，1975 年佛山地区种植 9341 亩，入编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志（1978 年）。